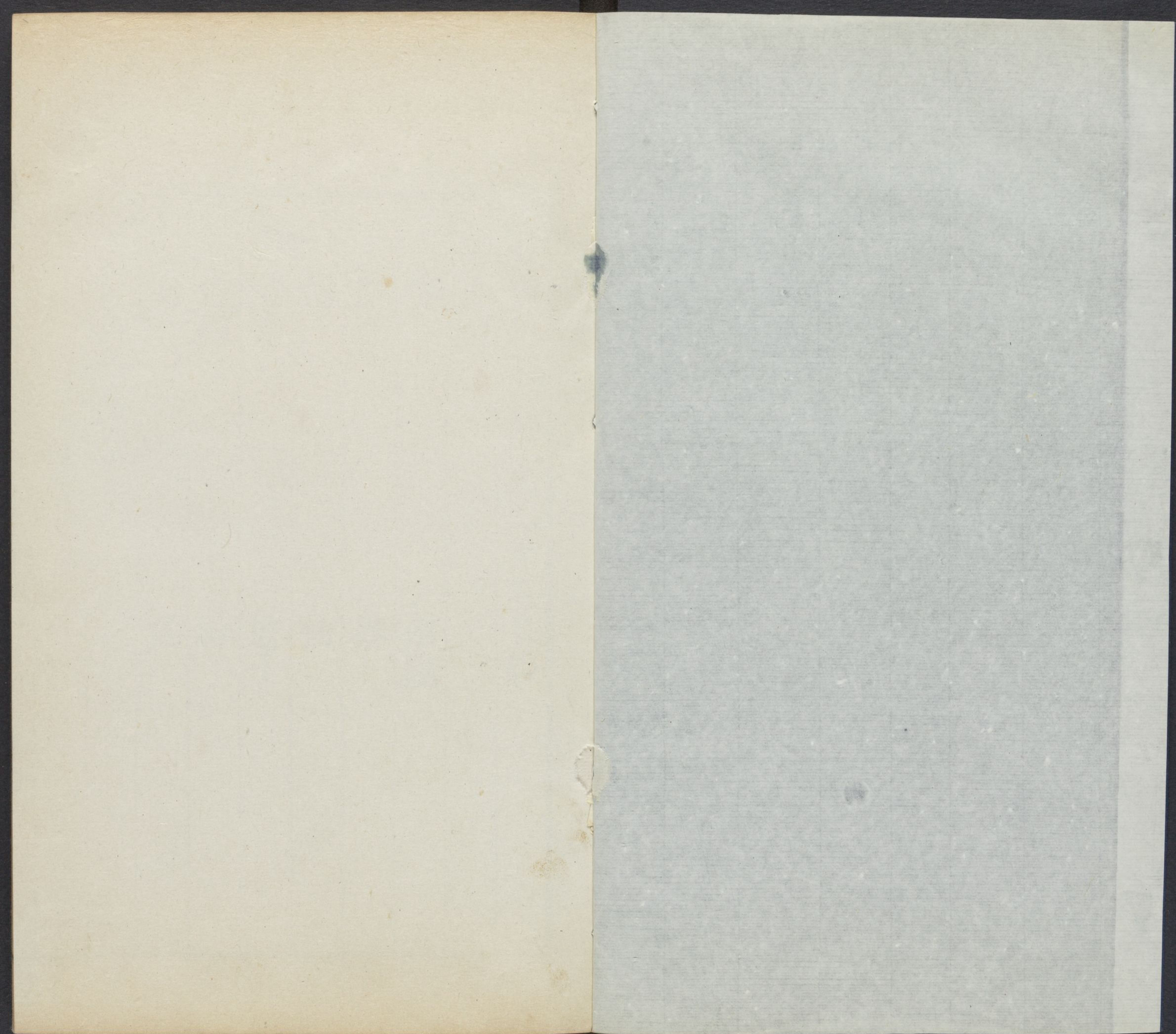


T 9299/2216

7



新刻何氏類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靈異類

佛

佛寺

僧

道書

道觀

鬼

佛經

塔

仙

道士

神

怪

後學陸景阜

秦鏡

門人朱紘

沈人龍

姪何如契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二十三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靈異類

佛

佛生兜率之天降迦維之國雖法興于後漢而道成于初周乃教起于西方而化流于中夏滿月之面青蓮之眸琉璃之喉珊瑚之舌紺髮紅爪瑞骨靈牙眉間則五尺之白毫身中則一丈之金色胸前則弘開卍字足下則廣設千輪或名龍步鸞音或名寶洲甘露又名五百栴檀海又名萬億日月燈組鉢生華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青樓而吐曜金床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渡愛河即處天冠之寺始游羅衛便居祇樹之林心淨六塵相圓百劫逍遙而乘玉象掩耀而裝真容三十二祥休徵駢于地府一十八梵異氣駭于珠宮在天上天下而獨尊作銀樹銀花而供養釋迦顯證法身化身報身大聖福田佛寶法寶僧寶能大能小能圓能方能隱能彰能老能少蹈火不能爲之熱履刃不能爲之傷逢禍不能爲之殃在污不能爲之染行飛霞影坐現日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其爲體也無起無滅其爲道也無去無來其爲功也救生普生其爲化也千

變萬變出而帝釋前引入則梵王後隨法鼓勝幡皆來迎而雨集真人鬼物率拱聽以雲從其覺慧豈不靈而神通豈不大哉說者謂吉祥命曰女媧寶應命曰伏羲儒童即是仲尼應聲即是太昊迦葉彼稱老子光淨彼稱顏回乃知菩薩本于聖賢而佛法通于儒教此以儒釋並存而行于古今宇宙厥有由矣

佛經

蓋聞正法眼藏諸祖之所親傳大甘露門衆生之所
所向十聖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八面俱來
無不倒戈散地龍持貝葉函傳摩竭之城象負蓮花
色滿真丹之境鷲頭峰下演金口之微言鷄足山中
舒玉毫之瑞色圓明既開其淨域方便因啓其禪門
大乘小乘逗根機而演教半字滿字逐權實而敷文
澄清身口意之妄源剖判貪嗔癡之迷網雖北天之
訓逾遠而西秦之譯更新七十二君皆在陶鎔之內
八萬千歲即爲俄頃之間翠竹黃花從此永爲閒伴

何氏類集 卷之三十三
天桃紅杏當時分付東風擯影人間練心方外舌頭
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裡有筋具遊戲之三昧倒用
降魔之印追大將于藕吼孔中全提金翅之威取毒
龍于死生海底豈止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
根直能以多身百身千萬億身作大佛事蓋觀于迦
葉之文字載爲十二函慧斐之手書常誦百餘卷念
金剛經七百通而在禁桎梏自脫持觀音經一千遍
而臨刑刀刃忽摧乃知四諦須窮其指歸而三論宜
通其奧義儒者毋以孔氏而排釋氏毋以聖經而擯
佛經斯得之矣

漢日載其通暉周星彰其誕降月臨淨水印以搖金
風送妙香結而成蓋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
無非般若拔沉迷於五濁炎海息轉徙於三有苦輪
理包聖愚道濟真俗悲泉業障出沒曾不關人顧免
蹲烏升落長由在彼東隅纔吐西崦旋傾譬逝川之
駛流若栖葉之輕露是以羣居閉口獨坐防心悼戒
寶之將淪傷智藏之欲折成都累月而醉中山千日
而眠殷王牛飲而喪朝楚王虎酣而敗德無人非闕
戶之聞無見非面墻之愚無實非雁足之書無真非
魚目之寶故知佛言如錦如繡佛經如海如山鏤於

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也有能宣化如渴應法如流戒律爲教文禪定爲真守不離筌蹄而求解脫不執文字而度本空依教則華嚴卽是一心廣大之文依宗則達磨直顯衆生心性之旨以甘露超無量之劫以慈雲拔有漏之身救火宅之焚燒起浮生之沈溺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

佛寺

佛寺原于天竺而成于東方起于漢明而盛于魏世有招提蘭若精舍浮圖之目有鹿苑鷄園雁堂鷲嶺之稱而總之金剛淨刹寂滅道場皆所謂寺也或白馬或青龍或赤烏或落星或慈雲或甘露或善覺善行或靈隱靈巖或法王神仙或頭陀大覺或延祚修梵聚慧或寶慶廣教景明或龍樓虎丘鶴林或楓橋廬山天竺衆香盛如來之鉢維摩散天女之花得舍利而藏之銀函解真珠而置之銅鑊金像自地中掘得時見五色光明相輪從他處飛來忽聞一朝風雨

以杖扣地而朽壤湧出清泉以錫掛山而仙靈飛來
小嶺帶瀑布之壑負香爐之峯藏龍穴之巖吐蓮花
之洞雕楹刻桷風伯走而未升靈輦飛薨雨師攀而
不逮月臨月殿粉壁照于金波雲耀雲臺畫梁承于
玉葉層軒絳宇若丹氣之鬱蒸銀榜璇題如霞文之
掩映下厭象迹方當歡喜之時上接蜂歌正在莊嚴
之境岿堯偃蹇乃百折而不窮窅窅周流故三休而
可至于時祥風時發慧日晨登法鼓早催薰鑪夜蕤
意葉舒于牕底心香度于室中幡影繞于臺前梵聲
響于天外三千日月世界數而無邊百億閻浮恒沙
筭而不盡可謂耆山鵠苑布跡人間髮塔喜園流名
漢上蓋起之則呈七寶之色作之則標五層之形按
之則成四絕之奇修之則爲一梵之福矣

塔

塔者西國之浮屠也在昔雀離之起塔婆四天扶其
夜力輸伽之建寶刹百鬼助以神工故知祇林所成
都是神靈所造凡人見之者少知之者不多而揚雄
劉向往往于藏書中閱有塔經則泰而前已有塔矣
自惟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建二重三重四重五重
六重則于辟支八重則于菩薩九重則于露槃佛而
總之爲八種塔名又有八萬四千塔者或云如來行
化乞食或云尊者舒指放光或云鬼王制獄酷毒卒
感悟于文殊或云國王殺人過多故悔心于鬼哭遍

何氏妻金一 卷之三十三 七
婆娑而在震旦國者惟一十九所盛嚴飾而在尸那
城者至一十三層蓋無舍利名之爲支提而有舍利
名之爲塔有高九十丈去地一千尺者有高七十丈
周圍三百步者比丘見雙雁之下殞於是瘞雁建塔
而梁棟是規阿育取金幡以高懸於是移幡上塔而
低昂互見穆王身遊大夏佛告彼土有古塔可返禮
事者問之而在鎬京西東之地惠達游至丹陽望見
城西有寶塔屢放光明者掘之而得舍利銀鐵之函
有塔爲火所燒後現形于海上而精光照耀望之儼
然如新頃刻遂隱而不見有塔爲夜所夢乃刻像于

杖頭而異氣橫侵指之忽然解散家門終賴以獲全
此皆玉石開山栴檀獻柱上當星紀下接蓮峰綺壁
霞鮮珠簷錦構頓令月宮掩麗可使日宇奪輝靈烈
始開金盤爲之晃朗微風漸發寶鐸是以和鳴幡搖
而度鳥驚拱積而行雲礙前盼則紅塵四合見三市
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繚繞而聞
天樂周流而響梵聲豈非到天門而知最高之處容
身遇大士而知上聖之靈遺祐者哉

僧

釋家皈依佛亦皈依僧僧佛弟子也悟師一人而至
教十教百教千既徧傳其宗旨修道三等而有上士
中士下士亦各別其形神居清淨之門發光明之藏
食香積之飯披離塵之衣達維揚而翻譯經章往天
竺而廣求佛法終日面壁而坐者人謂之壁觀行遊
挈壺而隨者世謂之壺公喜捨者以大聖而發慈悲
即鎖骨菩薩造偈者以如來而加誦嘆乃鵬者比丘
達摩之門人或得其骨或得其皮或得其肉得其髓
懷讓之弟子或得其脊或得其耳或得其舌得其心

太史奏高士入于境中者其足日行七百里靈期遇
真人還于雲際者其鉢歲經四千年有僧悟道于化
氏之城偕五百王子有僧列名于廬山之社傳十八
賢人禪定者髮則披體而爪則圍身持居者影不出
山而跡不入俗杭之標雪之晝越之徹同社酬唱嘗
采樂府于靈山浙之曇閩之懷慶之靈同門友朋輒
資美談于江表一齋一衲供禪悅而蔽枯形一鉢一
甕度生涯而老天外得得和尚以逍遙山水而得來
點點禪師以言語市廛而點就火觀水觀而得三昧
東山南山而立兩宗會稽之二清東陽之二乾青園

之二生北嶺之二聖或于江淮之間稱爲碩匠或于
經行之外尤練詩章或嘆宇宙之內信有高人或歎
方今之時復有平叔總之法受六祖心清六根夙解
塵纓早祛俗累拔愛河而昇彼岸炳慧燭以出重昏
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所謂高風獨寫朗月
靈懸者非耶他若愛蓮花者偶忘色戒而輒投之臭
泥制毒龍者因飲酒漿而竟屈于降鱗至京師而一
時候迎者霧合乃稱梁世素王參權要而四方贈賂
者雲從遂號黑衣宰相斯亦羞語禪律而難爲上人
矣

仙

人稟宿世之道氣隸丹臺之真名而守一抱元含精
葆素使衆邪悉屏正氣常存然後可以羽化蟬蛻而
仙也故望鳥號于鼎湖棲祝融于衡阜生蓮花于陸
地戲行雲于栢臺識紫氣于東來成聖胎于南岳駭
水肌于姑射投游龍于葛陂登白玉三重之階入黃
金九層之路高翔知五岳之小低望覺九湖之微樵
客遇而圍棋山精迎而照鏡聊持履以成燕戲指石
以起羊晝地而爲江河掇土而爲巖嶂磬欬而爲雨
露呼吸而爲風雷掌流五色之烟口含千里之霧一

何氏類金 卷之三十一
飲而忘饑渴片言而生羽翰襲之以霓裳披之以霞
裾帶之以瓊珮嗽之以沆漿當嚴冬而裸之不寒當
盛暑而炙之不熱桃如斗李如瓶棗如瓜藕如甕有
千年之碧藕有萬歲之冰桃知九地之獸言知九天
之禽語或乘赤龍朱鯉或騎白鶴碧騾或與鷄犬飛
昇或隨風雨化去豈不珊珊乎其仙骨而翩翩乎其
仙風也哉所以然者或煮石髓石膏或餐松脂松實
或食胡麻雲母或吸日精月華或食琅玕花甘菊花
青精花或飲神樓散水玉散歸參散或得解杖法隱
形法練魂法或餌紫金丹雲霜丹流珠丹遂能變童

顏于九練之屍改少容于三陰之館吹洞簫于紅樓
之上撫雲璈于碧落之中固不必鑽石四十七年而
始見其穿亦不必誦經六千餘卷而後了其義矣

爲仙者以修鍊利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善德解其
纏以和氣濯其質以三黃居魂魄以三辰建斗迴以
呼吸見丹田以服食度筋骨以六甲游玄圃以九道
致紅泉以虛無斷精神以太乙貯英爽以藥石上騰
漢以玉衡上柱天以把握固靈根以混沌留年歲以
元陽長九炁以恬澹存五官以清淨守寂寥以引導
伸俛仰如此者可以來王子于洛浦發湘娥于洞庭

何氏類金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遇安期于泰山見葛翁于丹竈必且延金石之壽享
龜鶴之年配天地而長存綿日月而不老雖崆同訪
道或軒后之所可期而蓬島求仙非秦皇之所可致
者也

求仙之說秦皇倡之漢武效之蓋聞以鼎湖之說而
惑于方士之言也謂仙可求而不可求乎謂仙不可
求而可求乎謂仙爲不可求也者而天下又未必無
謂仙爲可求也者而天下又未嘗有若有若無之間
此其故難言之矣難言則難求矣韓終徐福之輩旣
大言以愚秦文成五利之徒又媠言以欺漢秦漢之

君每皇皇焉翹首跂足想望一來而終秦漢之世卒
杳杳焉影絕聲沉了無一驗忽而沙丘沒忽而五柞
崩童女童男入島入海數年經費歸之無何有之鄉
萬念拮据付之眇難知之域嗚呼此祗足爲天下後
世笑耳

道書

自古言道書之源者必曰老子老子在玉京則神王
之宗在紫府則飛仙之主常從空虛而下降因歷人
世而爲師自太初太始之時迄有殷有周之代其所
吐而成經呪而成符者若元皇元陽若太微太清若
道戒道康若大丹大洞若黃書黃氣若赤丹赤精若
三天三元若七轉七變若玄藏素籙若玉珮金璫若
昇玄飛步召魄呼魂若隱月藏天封山墜海以此長
生住世白日昇天尚矣他如金雁飛龜如青龍白虎
如包元淵體如正機平衡如華蓋黃庭如玄母素女

如按摩導引胎息攝提如行氣守形移災壓禍以至
九天五聖八卦三囊延命通靈辟兵捍厄丹繒碧琳
之字黃金綠玉之篇金簡石匱之藏瓊笈銀題之旨
九天之珠檢五老之赤書七聖之紫文八素之微語
蓋皆龜母按筆玉童結編青錄定仙白簡度品或列
靈闕或在洞天或司閭風或置太華函以白玉印以
元都覆以珠巾囊以雲錦閱之而三光發舒之而六
合彌吐之而七色成投之而千變現固天人之所侍
衛聖帝之所珍藏者也說者謂西華之蕊書琅簡當
爲真人者乃得之青宮之寶經玉訣應爲真人者乃
授之帝君中黃之書說丹藥秘法非有真錄者不可
致之太上太極之經存天地億劫非登仙錄者不敢
傳之以爲其言似誕而至聞禹開視會稽山下真經
十二卷禹未及持而四卷忽飛上天四卷復下陂地
禹且不能得而極也而况乎凡人下士乃能幾哉

道士

道士之號自穆天子因尹真人草制樓觀遂召幽逸
之人置爲道士而漢明晉惠魏武魏文之世亦皆置
之或三十七人或四十九人或三十五人或五十人
迨及唐初而多至七千七百六十八人蓋以女冠八
百八十八人總之所謂道士也其觀則黃宅福庭其
書則寶經金記其服則荷衣蕙帶其食則飲醴茹芝
其學則服食飡霞其術則燒丹煉石其道則剝心反
性其人則靈骨仙風所爲父爲母者道德神明所爲
友爲師者太和清淨與之以行遊之樂給之以澹泊

之湯刺之以玄虛之針投之以淳朴之散安之以恢廓之宇坐之以寂寞之牀授之以制命之方具之以養生之饌或于中茅結宇或于華陽隱居或于泰山擁琴或于句曲種果或爲三景弟子或爲上皇先生或爲紫陽真人或爲羨門仙客閱寶書于洞裏逢靈藥于壇邊謁三素于玉清迎九玄于金闕窺若士于蒙穀求呂梁于石城索龍威于洞庭求務光于底柱上朝紫殿還覲青宮賓遊二童進揖八老練真文以天火印玉策以龍泥刻精髓以盧刀成神丹以竹節種仙人之杏付苑吏之梨採綏山之桃噉林慮之李舞松枝之鶴登蓮葉之龜馭玄圃之麟乘丹丘之鳳從此食日從此臥星俄而身輕俄而羽化豈非所謂蕭然道氣卓矣仙才名在丹臺身遊洞府者哉論道家者謂高玄皇人之流天真爛熳杜冲尹軌之輩神仙逍遙許由巢父之儔居山而幽棲肥遁宋倫彭謙之匹出家而煉氣修真黃瓊錢鏗之倫在家而長生久視以彼數公者可以稱于天下後世曰有道之士矣

道觀

觀之立也始于周康王時關令尹結草爲樓故謂之
觀而周穆西遊秦文東獵始皇于樓南建廟漢武于
觀北建宮蓋道教自此而隆隆起矣觀之名若太虛
太上若紫陽通陽若九靈九龍若玄明玄曜若玉局
玉梁玉宇若金鑾金闕金陵九琳之堂八瓊之室叢
霄之館葢珠之宮丹房瓊樓紫府碧洞或爲列真所
處或爲衆聖所居或爲上皇所遊或爲群仙所詠飛
奇材于漢上湧局脚于地中授玉檢于九霄題金字
于四面開死生之戶剖罪福之腸司天地之期主風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行書或草書，但無法辨認。

雲之氣高巖鬱起帶青霞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灑桂林八樹非異景山之傍華蓋三層如在帝臺之側松影侵檐而進藤枝繞檻而長梅韻入風而香苔文隨溜而轉豐雷朝上升虹夕棲指瓊樹以爲餐望琳宮以就息拂筵而青鳥集入峽而白猿鳴陽反流沙之魂錦識汾陰之鼎如是者形雖依于火宅志每托于羨門燒丹七飛煉石三轉高排紫極玄之又玄上遊玉清損之又損乘鳧輕舉雍容以沐咸池留鳥忘歸瀟灑而開閭闔非洛浦飛笙之秀關山駕鳳之英其孰能與此者乎若武夷之冲佑太姥魏真人之所行游建昌之仙都麻姑王方平之所會聚紹興之鴻禧賀知章之所卜宅隆興之萬壽許旌陽之所上昇台州之崇道司馬鍊師之所居華州之雲臺希夷先生之所處凡若斯者白雲天際起神鼎世間空迺真其人不負此觀矣

神

神必依人亦必據我而神之所享者誠所憑者德所
福者謙所害者盈而所誅者爲不善于冥冥也黃帝
之衛以鬱壘神荼大禹之姦以魍魎魍魎楚人之望
以江漢滌漳晉國之崇以實沈臺駘祝融之神來而
夏興檮杌之神次而商王莘邑之神降而虢滅社宮
之神謀而曹亡有神驅石而秦皇鞭有神止魃而蚩
尤殺有神降雨而平王祭有神分風而商人祈有五
神者周武以名召之而拜于殿前有二神者魏明以
銅鑄之而立于門外蘇山之神見夢于光武而鹿門

之廟建蔣山之神示異于吳主而都中之侯封稱梁
上之老翁者出水底而奏絃歌隨獻明珠徑寸爲天
上之京兆者發晨朝而到頃刻何止遠道數千治東
西南北中之四方名蒼黃赤白黑之五帝山之神曰
驕蟲曰燭陰曰禺疆曰天吳海之神曰菴茲曰勾芒
曰蓐收曰玄冥神在弓矢劔戟之屬則爲曲張爲續
長爲遠望脫光爲飛揚大將神在眼鼻口體之間則
爲精根爲明上爲玉壘空閒爲神明罟鋒其神在紙
墨筆硯者非佩阿回氏即尚卿萍妃其神在衣服飾
粧者非妙好厭多即燕孃天軼小之而潢汚行潦可
荐大之而山川岳瀆可寧潛之而絲竹管絃可聞幽
之而風雨晦冥可謁如是者梁武可以無焚蔣廟顧
紹可以無毀廬山狄公可以無廢江南四祠矣

鬼

鬼者歸也精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脉歸于淵
筋歸于山骨歸于木眼目歸于日月聲動歸于風雷
齒歸于石膈歸于露毛歸于草而呼吸之氣復歸于
人人之心或蔽吉凶蔽男女蔽幽憂或蔽放佚蔽詛
盟蔽藥餌皆鬼攝之而鬼名龍生名挺穰名天陪名
耳述名聶左名甚遼名例石圭名髮廷廷名尺郭黃
父名敬忘語遺名遼名迭名賜名瓊名魅名魍名魎
名魍名畢方名罔象名游光名清明有鬼仙鬼聖鬼
賢有鬼星鬼帥鬼母有鬼藍袍玄冠朱衣縞帶有鬼

虎頭龍足鱗目蛟眉有鬼爲白虎而啣驂有鬼爲黃熊而入寢有鬼爲趙氏者搏膺而請帝有鬼爲良夫者被髮而叫天魏其之鬼以報田蚡之讐徐伯之鬼以酬仲堪之德黎丘之鬼患于梁叟伯有之鬼驚于鄭人彭生之鬼懼于齊侯若敖之鬼餒于楚國有鬼見形于魏豹有鬼竊符于長房有鬼射周宣王有鬼訟段孝直有鬼哭泣有鬼掄擲有鬼醉酣有鬼詞辨有鬼埋糝亭樓下有鬼在西舍瓦中有鬼能爲老莊名理之談有鬼能效昆弟子姪之狀有鬼善偷飲食從外而至忽焉發盆餒糜有鬼善彈琵琶附舟而行忽焉劈眼吐舌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貧窶之士鬼笑其傍世傳鬱壘神荼統領萬鬼而唐玄宗有除鬼之夢東方朔有罵鬼之書宋代阮瞻皆著無鬼論矣而皆與鬼遇然則鬼者即非世所必有亦豈世所必無者哉有之是在德以厭之靜以鎮之如魏元忠者鬼于臥處移床而恬然不以爲怪馬元亮者鬼于窓中伸手而安然不以爲驚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良非虛耳

怪

天下大矣何所不有故凡奇奇怪怪可駭可愕之事
史乘每每書之見者以爲未必然而亦未必然也
子不語怪特不語怪耳豈遂無怪哉如萇弘爲碧舒
女爲泉檣杵爲黃熊彭生爲大豕牛哀爲虎黃母爲
黿蜀帝之女爲杜鵑炎帝之女爲精衛君子爲猿鶴
小人爲沙蟲武都之婦爲男成都之男爲女或炊黍
而變爲拳變爲血或甃飯而變爲蟲變爲螺或架上
之鱸化爲蝶形或池中之蓮化爲人面或姬妾二人
並化而爲男爲虎或金鑄諸器悉化而爲埃爲煤或

風吹殺饌一盤黃袍食于床上或雨落絳羅一束赤
氣漫于空中或小人從屏風外騎馬而行或小兒從
布袋間奮身而躍或女子乘天風而突至或童子騎
木馬而騰空有搗衣之杵相語如人聲有升樹之兒
跳號如猴狀或行庭中而自脫其貌或在臥處而忽
易其頭或黃光單至而雙來或白物上飛而下墜月
夜扣關而相訪門外惟存虎跡牛蹄寒天入肆而銜
杯醉餘但見參橫斗轉函關前有人長數丈者矐精
而入于土下鼠窟內有人長數寸者執彗而掃于穴
前有攫婢而飲其臙有殺鬼而食其肉有物如驢有
物如斛有物如覆釜有物如方相有物似人非人似
獸非獸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豈少也耶昔者雉
升高宗之鼎桑生太戊之堦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
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諸葛恪能知伸
手之妖則所謂反災爲祥以德厭禍者矣

新刻何氏類錄卷之二十三

新刻何氏類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宮室類

宮

堂

門

閣

觀

亭

苑

殿

室

樓

臺

第宅

園

友人徐繼溥

林有麟

門人李繼元

孫士美

侄 何如臯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二十四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宮室類

宮

自古帝王之作宮也大都擬兩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啓彤庭側賓景而疏雲軒翼太和而結崇宇仍截岸以為觀攘花岍以為階采雲氣以為楹鏤螭龍以為牖璇臺瑤室金庀玉除文棖畫梁丹檻紫柱表以百常之闕環以萬雉之墉闢長廊而開高闈張千門而列萬戶銅龍對雷鐵鳳連薨綺窓暈紅椒壁塗赭

方疏含秀圓井吐葩層榭三休雕簷四注若去地之
百尺如在天之半空恍凌風而欲飛似承露而將轉
何斯千之秩秩而大厦之耽耽也蓋已獻拱木于林
衡稟令摹于班爾工徒踴躍而從事黎庶歡呼而子
來所謂擎露標圖臨池寫障赫皇居而擁宸極據寶
勢而奠坤靈者矣豈徒以此希觀美騁佚游而已耶
夫亦考遺基于松竹稽典故于日星規茅茨于陶唐
法卑宮于夏禹土不窮奇而無綈錦木非極巧而少
雕洩息温房則念人之寒居廣厦則念人之熱第以
昭上帝之施貺肅下土之觀瞻使子孫思創業之爲

難而持盈之匪易耳不然楚王之章華者一身何寄
秦皇之阿房者二世遂亡以吳之館娃而竟没于兵
以漢之栢梁而卒灾于火則雖役經數年而始就財
費鉅萬而後成亦奚裨于治安奚救于禍亂哉噫可
鑒也近世帝王如藝祖遺言宮內室廬止用赤白之
飾仁宗故事宮中欄楯盡撤朱綠之文此誠明君足
垂祖訓而若玄宗之在清華宮也時將出游而其臣
下諫之有願歸城闕之奏順宗之在魚藻宮也時張
水戲而其太子諫之誦好樂無荒之詩亦可謂善規
者矣

望玉繩而結極垂倒景而開軒依陰蚪而負簷承陽
馬而立宇奔星更于閨闈飛虹施于棟梁青龍映于
彤庭朱鳥騰于閒館應門八襲璇臺九重電聳千欒
霞張萬桶雕楹玉碣繡栴雲楣網戶翠錢文墀丹陛
蓋皆土成黼黻木化蛟螭鏤以金華錯以瓊玖布紅
紫之融泄間朱黃之赫曦天漢邇其波瀾斗樞隣其
燦爛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中疲恍然銀榜之題
宛若化人之構以此知詩歌楚室頌美類宮第以述
諸侯之經營而非以言天子之壯麗也

殿

蓋自秦皇并天下作甘泉前殿而臣侍殿上兵陳殿
下于是殿之名始立焉殿者重階歷陛王人之位既
極尊嚴左城右平天子之堂又窮壯麗爾其仰模營
室高應端門曾櫺外周棖桷內附飛簷翼以軒翥反
宇轍以高驤丹楹欵輶以電燧素壁暘曜以月照雕
欒綺節網戶珠窓或詰曲而環縈或天矯而雲翹薰
風夕冽流景晨嚴千門星羅萬戶鱗比甘泉遠望知
大寢之嶒嶸函谷遙看美天居之爽塏信可以齊三
炁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侯王矣但受命之聖人則

以此益勤機務而守成之世王輒以此安自矜高承
明爲侍從著作之廬白虎爲諸儒講論之所金華爲
朝夕勸學之地朝會爲公卿彙議之區德陽留宿而
占犯座之客星嘉德引見而重籌邊之將畧崇德奉
詔而問災異于臣寮邇英親賢而備顧問于群下太
極以讀時令華光以賦詩歌麗正以貯藏書文思以
撰博要崇政以錄囚試士含元以肆赦受俘觀德以
習射賜酺飛霜以納言從諫講武則鑿池而習戰寶
岐則觀稼而親農端誠則郊祀以敬天隆儒則召對
以訪政而他若中和之事擊鞠承慶之狎俳優會昌
之幸梨園宣和之觀百戲其于君道何如哉攷之靈
光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其居不爲過侈而千秋
之後巋然獨存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其制
可謂窮奢而二世之後忽焉蕩廢然則人君宜何處
所矣

堂

凡宮室自半已後實之爲室而自半已前虛之爲堂古者爲堂自天子以下諸侯大夫士皆有之而天子之堂高于百尺遠于萬里與諸侯大夫士不同者如漢有甲觀始生魏有茅茨太極晉有仁壽宣猷樂賢積弩隋有明華御福紫霄玉華唐有東堂西堂之名而又有名政事號令宋有玉堂射堂之建而又有建資善壽寧皆成不日之經營誇當年之壯麗吐觸石之奇色標崇臺之美名八戶三階千楹百拱飾以冊碧爍以琅玕點以銀黃文以朱綠于時金鋪交映玉

題相暉竹葉聲寒壺人唱靜相風迴照承露擎空朝
日曜而增鮮清風來而成響天子乃下輦臨幸開宴
歡娛思隔風塵文懸日月或大會小會或前朝後朝
或參公卿之謀或授將帥之鉞或開東宮之講或詔
正直之言或張賜饌之筵或行策勲之禮訪理術而
兼時務唱考第而進賢良以曲庭而資誦絃以雙日
而開講讀彼豈無故而樹基去地葺宇冠山哉他若
浮慕堯舜之君宴皇信而會宣極勉從社稷之計易
李中而名愧賢者斯亦無足稱已

崑崙之有堂光碧也乃王母流霞之居永康之有堂
縉雲也乃黃帝鍊丹之處東魯有孔子學堂者聖人
所以傳道于泗水北海有鄭玄講堂者賢人所以授
業于儒林鱣魚集于堂前而知其大夫之象雌黃塗
于堂上而知其太守之廬李嵩之圖文武臣寮而號
其堂曰靖恭也堪作官司之摹崔鄆之以兄弟孝友
而題其堂曰德星也應標仕族之範馬泉之起流盃
堂于曲水以供祓禊之飲適成其爲勝流晉公之治
綠野堂于東都以極杯酌之娛不害其爲賢相顧節
度之有鏡堂以會諸將帥其人亦足稱豪馬觀察之
有谿堂以享士大夫其人自是不俗乃若林甫之名

何氏類金 卷之三十 六
堂却月者木雕鏤而土綈錦元載之造堂芸輝者戶
金銀而棟沉香石虎僭號而起聖壽堂以示驕奢至
徧垂金玉佩鈴數萬枚既屬可驚可愕號國女流而
起合歡堂以明貴幸至別酬工匠綺羅數千疋尤覺
可鄙可羞矣

室

黃帝之築特室也席白茅以問道于空同堯之開衢
室也朝群后以採言于民庶太室舜以備主賓之禮
五室夏以建宗廟之規武王祈社而設奠于牧室之
中宣王勤民而聽政于考室之內漢有涼室以清暑
溫室以避寒秘室以藏書射室以試士織室以奉宗
廟宣室以問鬼神仙室以紀事言石室以案圖籍此
皆古帝王之室可紀可名者也若藏室之在蓬島少
室之在嵩山瓊室之在崑崙石室之在西北王母之
金室在瑤圃彭祖之仙室在歷陽嵩高之石室中有

自然飲食經書之具始興之石室內有鏗然金石絲竹之聲又上真仙聖之室可慕而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卽者矣至乃儒生卜室于環堵淵客築室于巖泉善士入室于芝蘭高人居室于虛白子夏作壞室于山中以彈琴而樂道伏波穿土室于岸底以避暑而出征申屠蟠名其室爲蓬萊以辭召而隱王元策號其室曰方丈以量笏而成王樵之豫卜繭室者欲了生歿之緣陳蕃之不掃一室者思除國家之亂如是者土木豈能勝人而神情亦可出世者耶吾徒必以太虛爲室則可以習靜以維摩爲室則可以坐忘暗室不侮則生平無欺妄之心居室不營則終身無侈靡之累其于庾闡狹室之賦所云食不求簞居不必阨禹錫陋室之銘所云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者庶幾有得矣

門

闕在門之兩旁中央闕然爲道闕門乃天子號令賞
罰之從出也四門爲舜之所闢以廣致衆賢五門爲
周之所營以嚴明路寢鼎門立于成王者九鼎從之
而入吳門造于伍相者八風象之而通自漢晉以來
至唐宋而後司馬以舉直言極諫蒼龍以理枉獄窮
寃金商問災異而見臣寮朱雀置登聞而開言路鴻
都引諸生以待制濯龍諭外家以停封肅章寵賜金
增秩之舊臣玄武奏七德九功之新舞或觀風于廣
莫或聽政于承天或賜宴于春明或觀象于闔闔揭

候題于開遠示戍人無萬里之行晨昏謹于望春勅
朝士待五更之漏勲臣罷節制而待詔于集賢宰相
同百寮而廷爭于宣政陽城從延賢而伏闕韓愈詣
光範而上書太極名之以懷祖宗保康闢之以奉五
岳大內開而此心之邪曲盡見迎陽召而諫官之得
失皆聞誠賢君臨御之遠摹前代治安之盛事也雖
雕梁乃架綺翼斯飛九重巍巍八龍杳杳掖弘開于
左右扉並列于東西上規園以穹窿下矩折而繩直
象龍樓之插漢肖華蓋之麗天而亦何損于神明何
妨于營建哉不則如安福之觀百戲芳林之集梨園
中貴走馬而入金光俳優褻裳而歌丹鳳噫此寧詎
可令有道者見也

人有入門而分列左右者有當門而交語內外者有
門不容車而不可越者有門無關鍵而不可開者門
常昏閉則謂之閤門設藩籬則謂之閉孫先生有門
而輒閉陶靖節設門而常關過大梁之墟人以夷門
而請見入霸城之內瓜以青門而得名魏勃掃徑于
曹參梅福變姓于吳市掛陳平之席容陳頽之車爲
于公而請高因仲尼而稱大翟公之罷廷尉羅雀而
賓客爲空叔夜之詣呂安題鳳而徘徊以去門以通

何氏卷之五
德署而知其爲北海鄭公之鄉門以歸厚名而識其
爲亳丘稽子之室仕者留金門以待詔隱者向衡門
以棲遲此過雷門而持布鼓者所爲取羞樹塞門而
僭邦君者所爲踰禮也若王根之逞奢逼上而飾家
門以青瑣赤墀張閭之小市私居而作都門以晏開
早閉是所謂華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難乎其爲
上矣善乎晉摯虞之銘其門曰祿無常家福無定門
人謀鬼謀道在則尊嗚呼有旨乎其言之也哉

樓

攷之黃帝明堂圖有一殿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
樓從西南而入蓋樓之始也故神仙專好樓居而海
蜃常結樓氣老子廟之皇天以圖仙跡范蠡時之飛
翼以象天門而嗣後帝王之家皆崇樓臺之制有名
羽林井幹有名貞女伯騫有名鸚鵡鴛鴦有名鳳凰
翡翠有名千秋萬歲有名百尺五層有名觀風薰風
有名棲鳳儀鳳日照日浴日落星伺星曰順天應
天曰安福延福諸凡此類者走建章而抵長樂望馳
道而通禁林建飛觀而臨雲霞依層臺而納烟景藻

井倒垂蓮萼飛梁迴繞虹光攢回棋以交加列綺窓以相薄仰窺上漢俯瞰皇州璇榜高題金扉掩映開繡戶之銀鎖捲珠簾之玉鈎奉常陳百戲之娛大官進千鍾之酒誠籩內之極觀亦人間之希覲也外若仲宣登之以作賦弘正建之以儲書德裕起之以籌邊休文乘之以題詠武昌之明月江陵之棲霞西川之祈祥景州之清德皆出于文人才子見稱于循吏名流而豈若凌雲干雲祗工結構望京望省徒艷功名者乎哉彼梁之富人虞氏者搏擊于高樓之上以致俠客怒而滅其家陝之豪族彭氏者臨觀于層樓之中以致郡守怒而殺其婦此雖潤屋反以召殃而有能如李雍州之私第起樓下臨酒肆其人候言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而即日爲之毀其樓者斯亦足可嘉尚矣

閣

蓋自黃帝坐于扈閣而鳳凰銜書至帝所遂得五始
之文而閣之名始此矣其後秦之凌雲冠于南山之
上漢之招仙起于甘泉之中麒麟凌烟皆功臣圖姓
名之處石渠天祿乃秘府掌典籍之場宴臣寮于景
雲議法制于麟趾觀西閣者視畫圖指桀紂而天子
知其得師御阿閣者過武庫祭蚩尤而將軍沐其榮
寵翔鸞棲鳳之下卽朝堂登聞之鼓可傳龍圖天章
之間則祖宗宸翰之藏可觀比上天之二十四氣貯
御製之四十一篇凝暉之鑄渾天銅儀以淳風爲象

緯之作者朝元之命應制屬賦以席豫爲冠冕之詩
人或謂之敷文華文或謂之講武經武或謂之昭德
崇德或謂之登春延春有額爲芙蓉虹蜺額爲蓬萊
閶闔有名爲仁壽慈聖名爲顯謨徽猷皆所以恢帝
制而肅皇居亦所以廓先猷而垂後澤也他若滕王
之蝴蝶枕漢水而瞰襄雲高駢之延和羅名香而列
異寶王元寶之所稱含薰者以銀鏤屏風而代籬落
楊國忠之所起四香者以沉檀異氣而樂賓朋則享
用過官家而侈靡殄天物矣至謂天冊之被火若神
昇之而忽災瓦官之久傾因風吹之而頓正其事亦
怪亦奇而至乃開寶收復時士夫民庶之家數千人
避難于昇元之閣而越兵舉火焚之一朝而盡爲灰
燼則已太慘矣

臺

玉臺者上帝之所居瓊臺者仙人之所處七寶乃上
 清之境六層乃天闕之都而伏羲之臺名為傳教神
 農之臺名為教農以至堯臺舜臺之在唐虞鈞臺神
 臺之在夏商靈臺璧臺之在成周遐哉邈乎弗可尚
 已其後若秦若漢若唐若宋創之以望氣升之以觀
 天登之以揆星起之以候日次之以習射造之以藏
 書集之以招賢臨之以耀武觀耕親籍田而東郊行
 禮連弩謹烽堠而西戎憚威御史成諫院而忠良被
 旌渾儀築司天而土圭隨正誰為一柱誰為白梁誰

爲三休誰爲五仞或俯月望月或歌風避風或戲馬
鬪雞或呼鷹射雉其他若秦皇之望海慕神靈也趙
武之望齊恣登眺也尉佗之朝漢志朝宗也淮南之
思仙期冲舉也越王之賀臺爲平吳也太常之容臺
爲禮商容也燕昭之黃金臺爲禮郭隗也黃初之東
巡臺爲巡行也江陵之天井臺爲遊憩也漢武之思
子臺爲戾太子通靈臺爲鈎弋夫人也總之爲臺者
務遠地則不可作妨農功則不可作故魏襄之起臺
其度址當方千里則許綰負鍤而諫之平公之築臺
其役民且及經歲則子罕分謗而諫之而楚靈章華
不可勝言者矣

之工築數年而始就晉靈九層之役累三年而未成
非伍舉荀息之諫則其疲民而傷財棄時而失事有
不可勝言者矣

于軋討

在紫宸殿

觀

觀者登于上以觀望者也故岱輿之上臺為神聖往來之所甘泉之延壽為仙人出人之居延生觀者乃玉真棲玄修道之堂葛仙觀者乃長房投杖化龍之地鼎中觀者即周成王定鼎故處昆吾觀者即古昆氏濮陽舊墟有九觀在洛陽宮中有四觀在雲陽宮外有觀在紫宸殿後有觀在雲夢臺前有三觀特置于乾封之年有一觀改名于新亭之隴有白鹿白虎有玄武玄珠有玉晨玉符有石樓石闕有長平長樂有上蘭上清有太微紫微有廣望遠望有臨商臨洛

有通道通真或飛雲而棲霞或明月而麗日或昇陽而觀象或宜春而望秋或聽訟而紀勲或崇文而宣武或名九華三爵或名萬歲千秋或名瑤臺蘭池玉梁瓊林或名曾城渭橋汭渠常市總之墉墻萃律軒檻岩堯皆面山臨水之形並入漢干霄之勢列牛女以雙峙望蓬萊而四周登之不啻三休眺之可能千里賢君者用之以藏圖籍居之以集生儒時講稅而講經常作箴而作賦豈徒誇營建騁登臨恣遨遊耽逸樂而已哉若劉聰之在崇明觀也池水一旦流血化爲赤龍冲天可謂物怪石虎之遊戲馬觀也妓女千隊成群圍爲鹵簿塞路可謂人妖固宜其不旋踵而取敗亡遭喪亂矣

第宅

天子之宅千畝諸侯王而下至九畝者古制率以爲常列侯之第受大二千石以下皆受小者漢詔遞以爲等而士人一區之宅儒者半畝之宮此之謂量身而居度地而處毋爲勢家所奪毋爲後人所嗤也何論至聖大賢之舊居能令悽愴即看高人逸士之遺跡亦足感傷望蒲坂之外而想大舜揖遜之風睇譙城之西而識老聃玄真之境晏嬰之宅欲遷于齊景豈爲翬塵之市而遂更尼父之宅將壞于魯恭因聞琴瑟之音而輒止果州有司馬琴臺之址博望有葛

廬石礎之基穡中散之宅悉爲丘園矣而種竹之塢猶在屈大夫之宅已爲禾黍矣而擣衣之石尚存劉弘至武侯之草廬而立表閭之碣婁玄臨仲翔之故處而多嗚咽之聲掘丹砂于井間卽爲他姓所有而老人多壽所以稱祥呼赤幘于堂上卽爲細腰所驚而西廡得金未爲不吉懷裴公之綠野而羨當時之所居涼臺燠館真瀟洒之神仙憶宇文之廣營而知柳曼之所嘆峻宇雕牆洵箴規之藥石以謝安文靖之德而其室廬將改築于桓玄何至不保其五畝以魏徵諫諍之功而其賜第竟襲居于孫裔終能不墮

其一椽韓滉之輟去增修而不欲傷先世之儉德李愬之屢遷大鎮而不敢棄先人之舊居裴楷之願讓基宇于其兄鮑永之請辭第里于其上彼豈不度而處此無見而然哉若役夫之對郭令公而謂世操築墻之役傾圮之者乃人自爲變遷浮圖之語張丞相而謂土有王氣之方擅掘之者後難保此富貴嗚呼吾有味乎其言矣

亭

亭者人所停留亦人所安定古昔稱為寓望者也蓋
 自唐堯之巡行商湯之都亳召公之憇周南皆有之
 矣遡秦以來沿漢以後聞山呼而標萬歲設壇坫而
 號千秋雒陽天子由之以還宮冠蓋縉紳望之以駢
 趾宣德則李固之所對策洛陽則張綱之所埋輪白
 樓立學校以親賢人白社剏碑銘以思舊德過新亭
 而相視流涕會蘭亭而相與賦詩夕陽餞出鎮之賈
 尚書金昌知驚坐之褚太傅幸臨渭而修褱飲作振
 旅以待凱還含春召學士而送金蓮太液召翰林而

賜錦綵浣花枕大江之上駕霄立古松之間靈液以
山出醴泉而著稱瑞雲以嶽騰霞氣而加額翠芳觀
稻而賜宴淑景臨風以開襟若乃文中子游汾亭以
鼓琴蔡中郎宿柯亭而製笛草亭憶達人之雙鬢孟
亭畱賢者之芳聲一杯薄酒而慢亭張數聲風笛而
離亭曉勞勞亭者太白以爲自古送別之所休休亭
者司空以爲當年乞身之場九曲有龍鬪于池中七
仙同日昇于天上狎鷗吟歐陽公之佳句喜雨誦蘇
學士之鴻詞考亭以紫陽而垂名思亭以後山而作
記此皆亭以地重而地以人重者也至蕭寺之中有
一亭榜曰夢謝相傳爲杜明浦于此夢謝公靈運遂
以見稱而深山之內有一亭榜曰笑秦亦相傳爲秦
始皇於此求海上神仙遂以相誚則又若棲逸重而
帝王輕論世者可以鑒矣

園

樹菜謂之圃而樹果謂之園園者漢陰丈人所爲抱
甕而灌之亦傅玄先生所爲翻車而灌之者在昔
漢有兔園果園西園南園而魏則芳林銅爵晉則瓊
圃冶城隋則流杯平樂唐則司竹芙蓉宋則玉津金
鳳如此類者更僕未易數矣顧在帝王之家乃至千
窮極壯麗而在士庶之族惟第以少供燕遊故夫危
榭連雲層樓造日杏梁雕栱桂棟蘭楹聳瓊宇之迢
迢對玉堂之鬱鬱高閣則華光弘敞重扉則景陽秀
披繡地成文錦墻列績竹深葢雨石暗迎暉激洪流

一亭對曰夢樓財專爲士日車

而疑奔構峭峰而似削近循則千流合碧遠望則四
野俱青若夫密樹扶疎飛花窈窕浮鱗泳躍翔羽踰
躑異獸奇禽鬪鷄走兔皆在名園之下如游玄圃之
中此雖可以寄歡娛而亦安足以侈稱述哉其有性
愛林泉意耽丘壑惟願卜居幽僻避跡塵囂或對徑
而開軒或臨流而結屋不資牧荆之畜營別業於河
陽無須使越之裝徙令居于好時有棠梨而無館是
酸棗而非臺植榆柳之八九行種李桃之十百樹三
竿五竿之竹一丈二丈之松菊爛熳而無叢藤披離
而落格草無憂而出檻花長樂以飛床魚何情而聽

琴鳥何事而逐酒斯謂愚公之谷亦稱野老之庄不
名之曰逍遙則署之曰離垢日枕流而漱石時嘯月
以嘲風如范丹之學貫三經常灌園而以攤書自樂
如陶令之腰辭五斗每鋤園而以賦詩自娛奚必軒
車冠蓋之榮同于清夜又奚必林木臺池之勝擬于
辟疆矣

苑

上天以星垂象于昴畢有天苑之名西域以地施佛
爲伽藍有柰苑之號苑或因原野作之或植林木爲
之所以養禽獸畜魚鱉蘊積薪蒸其中此國之小苑
遊觀處而先王以之觀望者也有黃山白水有上林
甘泉有鴻德龍騰有芳華桑梓有思賢平樂有靈丘
神龍有同泰建興有始昌長利有博望高望有長陽
顯陽有御宿御羞有鹿野鹿子有道會親會有宜春
迎春起臨風之亭營甘露之殿建通波之閣成臨水
之齋作芙蓉襖飲鄉射之堂築鳩鵲石關仙人之觀

爲方丈蓬萊三島十洲之景鑿曲光清涼九溪八谷
之池地方極數百里而遙峯巒高十七丈而聳樓臺
光曙列七十之離宮鶯花早春羅三千之異卉風斷
狐水之萬片氣開魚鑰之九關傍臨玄壩之津歌吹
之聲風動半入黃山之路冠蓋之影雲流明帝之數
幸廣成苑也以鍾離意之諫而即還宮靈帝之欲造
畢圭靈崑苑也以楊賜之諫而不罷役齊後主之起
仙都苑也甫就緒而旋亡國梁冀之起鬼苑也多殺
人而旋被誅乃奢如魯公靡如梁孝窮極壯麗如煬
帝鬻市果菜如則天風斯下矣若漢之賢君詔池籞
希御幸者園囿可豨闢者與貧人爲業而不禁其樵
蘇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何厲之有哉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二十四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二十五目錄

器用類

制作總

鹵簿

印

節

尊彝

几

屏風

榻

壘

符

鼎

刻漏

杖

牀

枕

席

帳

鏡

鑪

扇

簾

燈

燭

舟

車

友人劉有經

吳邦奇

門人葛裳

史可鑑

姪何萬化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二十五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器用類

制作總

書卷有名物祖有名物原皆器用制作之始也太昊
 觀天地而畫圖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
 調律蒼頡視鳥跡而製書嘗藥則自神農鑿井則自
 伯益分更則自公旦制曆則自大撓音樂則自后夔
 躬稼則自后稷鼓鞀則自帝嚳卜筮則自巫咸土龍
 則自成湯鼓吹則自岐伯桔槔則自伊尹權度則自

伶倫箕帚則自少康轆轤則自史佚衣桁則自顓頊
錢法則自太公商辛蘇成乃爲塤爲箎女媧丘仲乃
爲簫爲笛羲和尚儀乃爲占日占月王冰伯鯨乃爲
服馬服牛臣彭作醫祝融作市召公作椅烏曹作磚
虞舜作琴秦女作瑟康氏作舞八子作歌皇甫作樓
奚仲作輅夷牟作矢揮於作弓夙沙作鹽儀狄作酒
韓哀作御蒙恬作筆詹何作綸勾芒作網赤翼作杵
雍文作春伯陵作鐘尹壽作鏡乘雅作駕赫胥作梳
漢武胡王作藏鈎作捥槩周武劉向作象戲作彈碁
蓋自宮室玷筵衣裳冠弁舟車斧鉞旗幟戈矛几案
屏簾床帷枕蓆釜甌樽罍俎豆盤盂以至紙筆硯墨
針剪磨礪箱篋橐囊蘿籃務節傘蓋簞笠爐炭燈油
耒耜鎌犁確壺鋸鑿凡天地間之所有器物可資生
人即極纖極微至弘至鉅非聖賢之所造撰則智巧
之所經營未有無創而然無因而起者也它如桀之
爲瓦鯨之爲城李斯之爲篆書蚩尤之爲兵器秦始
長城之築隋煬漕河之通是謂一事之師亦垂萬年
之利又豈可以其人而廢之哉

鹵簿

帝王者內則重禁門外則周鹵簿設兵而後出幄稱
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
後轉轂靜室而後息輶至尊所以養威嚴謹侍衛也
故服章天地車騎電霆法駕先馳屬車齊躡行月棲
于羽箠奔星舞于旗旂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
野列缺收聲而聽蹕豐隆鼓力以迴輪五老翼轅八
神弭策雙龍扶輦六駿揚衡犀衣石鎧之兵屯五營
以霧合扈帶鮫函之旅聯七萃以林迴國容象物而
成朝令如期而肅所謂紫雲華蓋上玉斗帝居前其

謂此矣蓋自漢晉唐宋之世皆飭車駕鹵簿之儀在漢大駕祀天法駕祀地或祭宗廟或郊明堂左右傳呼公卿導引侍中參乘太僕御輪衛官填街騎士塞路馳驅者千騎萬乘扈從者群司百官備宦寺之四星多翹車之五色而晉則肅車輿之制陳護駕之官設皮軒而樹鸞旗張華蓋而秉黃鉞官寮則司徒司空太尉廷尉之職以次而從器械則戟楯刀楯細弩神弩之兵以次而列儀仗則御麾金鼓信幡之屬服飾則朱衣絳袍黑袴之群而唐有親仗供奉仗散手仗有押官知隊官引駕官天子居而爲衙行而爲駕

未有不舉扇以爲擁衛設樂以備宮懸者也至宋而乘輿引奉之儀則增五輅仗隊次第之色則從五行大駕用之郊祀用之藉田法駕用之明堂用之恭謝鸞駕用之太清用之封祀黃麾用之親征用之省方其始造于乾德之四年而大備于開寶之三年者豈不皇皇乎一代之鉅典一時之偉觀哉議朝儀者其按而效焉

璽

世和亦大何韻美

古者璽印尊卑共之皆以金銀銅犀爲方寸璽各從其所好服之而天子之印稱璽也則自秦爲皇帝稱璽始秦之璽稱傳國也則自始皇得和璧命丞相李斯篆爲傳國璽始然攷之舜初即位觀臨于河有黃龍負圖至帝前章曰黃帝符璽而商有湯璽周有周璽則璽自秦而前有之矣舜之璽白玉爲檢黃金爲繩秦之璽魚虫爲文盤螭爲鼻而秦之後又皆有璽璽皆有文文曰皇帝壽昌晉璽也文曰受命于天後魏璽也文曰有德者昌唐璽也文曰惟德永昌晉璽

也獨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傳國璽名而秦璽之失去殆久自王莽篡而太后出璽投之地上董卓亂而孫堅掘璽得之井中及魏受禪而曹皇后舉璽抵之軒下其角已闕其實已亡後代誤傳以爲秦璽而展轉相訛耳至紹聖三年冬有咸陽民段義得璽而獻之遂以爲秦璽也又豈非訛以傳訛之甚乎攷之漢之有乘輿六璽也皆白玉螭虎鈕而傳國璽又在六璽之外藏之與高帝斬蛇劍竝爲乘輿所寶則何其珍而其後人竟失之使後世無從得之也吁亦大可惜矣

印

印者信也所以封物爲信驗也印者因也所以封物相因付也印以土數五字爲文以古文六書爲體以角芒隆平爲善以駢組磊落爲奇其文曰璽曰印曰章其紐有駝有龜有虎漢之將軍印以授韓信衛青汝南漢之乘輿印以頒王公列侯千石唐之黃金印以賜單于南詔烏孫宋之禁中印以用覆奏宣命敕榜而其佩六國之印者蘓秦也佩五國之印者犀首也得印一匱者夏侯嬰也得印一枚者段熲也得金印而知其爲忠孝侯者張顥也得玉印而辨其爲于

何氏類錄 卷之三十五
闐國者祖瑩也獻于上谷之郡則其印爲龍爲蛟給于後魏之時則其印爲雀爲馬銷之而立楚可罷操之而假齊可王懷之而會稽太守可行弄之而御史大夫可拜棄之而柴桑令可去鑄之而餘亭侯可封或懷而墜之廁中或得而肘之座上或佩之而虎狼不敢近或封之而庭戶不敢開故相者如陳長文而占其有吉有凶則原漢世之印法筮者如管公明而卜其有章有色則識平原之印囊矣

符

符者契也蓋代古之珪璋剖而相合以防欺詐者也古者剖竹爲之而後世欺詐蠶起以剖竹不足隄防于是易之以銅鐵金銀鑄爲物像而用之者皆剖而爲兩一以留中一以給外如有徵召必合之有不合即奏之亦嚴矣然猶不免于僞冒者母乃名是而實不是古然而今不然也乎攷之黃帝合諸侯符契圭瑞朝之於釜山此符之所自始而兵符則授于元女陰符則發于太公蘓秦讀陰符以出揣摩如姬竊兵符以馳趙壁漢符之功臣盟以金匱石室漢符之銅

虎用以遣使發兵軍令以尺籍書郡守以竹使召或分符以用繒用棨或驗符以出關入關隋之符有所謂玉麟木魚者頒之則別雌雄而列南北東西唐之符有所謂交魚雙龍者給之則分左右而謹内外出入至宋康定之銅魚者右符以留京師左符以付諸處熙寧之銅魚者右符以付大内左符以付諸門盖左右給納以防不軌戒不虞而宮庭啓閉之法至此而加密矣

節

節以明信傳命故君之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而國家有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卿大夫布憲執節者承宣於四方盖其重也天有天節之星周有瑞節之信漢有符節之臺有符節之令而又有擁節之使臣節有以玉爲之以金爲之以竹爲之者有以龍輔之以傳輔之以英蕩輔之者以命數爲大小而以行人爲重輕宋昌以之入北軍張騫以之馳西域王平以之行郡國蘓武以之使匈奴嚴助以發會稽之兵汲黯以賑河内之粟田鳩幸得之以由楚道諸葛豐欲

何氏類金 卷之三十五
執之以收許章王馬入穹廬而自黥鄭衆對氈裘而
踞拜王機求之而不與劉章奪之而不能袁紹長揖
而懸東門千秋函封而置塞上誠如谷永所云建疆
漢之節承聖明之詔馮衍所云以一節之任建三軍
之威豈直寵其咫尺之書八尺之竹哉他若淮南江
都之作僞節而幾至削國任安盧賀之受僞節而卒
以被誅馬日碑失假節以留壽春而憂恚致死何無
忌杖踈節以滅蠻獠而嫖罵自尊斯亦辱朝廷而羞
使命者矣

鼎

鼎之有象也圓以象陽方以象陰三足以象三公四
足以象四輔外部雲而作瑞內烹飪以養賢鏤山川
于九牧之精苞木火於六爻之卦光飛玉鉉影射金
晶所謂承天撫圖正位凝命者在乎明尊卑之分成
教命之嚴非區區形象間也故黃帝有群龍迎鼎之
瑞成湯有飛雉升鼎之祥周鏤天瑞鼎以明孝思鄭
鑄刑書鼎以定國法武帝祀汾水而天子有寶鼎之
歌宣帝得美陽而廷臣有薦鼎之議漢以三鼎賜橋
老魏以五鼎賜鍾繇讀謙光之蔡州鼎銘而謂其必

何氏類金 卷之三十五 九
彰休兆讀盧庾之梓潼鼎賦而稱其不假雕鐫祥符
之獲古鼎有篆而時人莫能識其文皇祐之間銅鼎
有疑而對者不能悉其義總之鼎爲神物亦屬帝休
問鼎而聞王孫之言有以見重器之不可覬鑄鼎而
斲工倕之指有以明大巧之不可爲宋以郤大鼎賂
公而知寵賂之旣章吳以壽夢鼎獻魯而知璧馬之
加賄求岑鼎而應以贖物則欺棄神鼎而寶以康瓠
則悖矣

尊彝

尊彝者祭祀酒器之總名也或雞彝鳥彝犀彝黃彝
或太尊象尊山尊著尊而彝又或名雖名虎尊又或
名象名犧或狀以鳳凰或畫以牛象或鏤以雲雷花
鳥或錯以山龍華虫翠羽承鬯雕禾飾犀靡足而爵
靡舟而觚斯不上掩疏勺之珍而下卑兕觥之制也
乎故爵有以琖以斝以爵者自夏后而後三代之所
以分鬯有以玉以金以梓者自天子而下三等之所
以別宗廟之器則以盛鬯盛酒而辨其爲彝爲尊裸
將之人則以獻爵獻散而知其爲貴爲賤用之禘祭

何氏類金 卷之三十三
裕祭時祭置之在室在戶在堂盛以鬱齊醴齊益齊
益以三貳再貳一貳名之禁而以爲戒酌之滿而以
爲名太極殿之銅龍元會殿之白獸武德中置爲尊
罍之制十有四器慶曆中詳定郊廟之數十有六尊
固亦哲王敬先之心而上古垂鑒之意也他若羽觴
玉觴嘉觴壽觴殷學玉學金學銀學瑤爵匏爵紫玉
爵金瓶胡瓶朱提瓶如此類者則又隨時而異制隨
代而異稱博古者可以攷矣

有得玉杯而刻人主延壽者後知新垣平上獻之詐
而不以之受欺有舉彝尊而施特榻試銘者乃重嚴
挺之清廟之才而故以此相命出尊中之酒以飲坐
客能令不空益祭時之酒以飲諸臣足使常滿臣有
直言可以發獸樽於殿上士有勁矢可以射酒尊於
營中有一僕射出爲節度使者賜以彝尊龍勺而詔
令少留有三將臣命爲宣撫使者飲以尊學金盤而
勅令受器

刻漏

混元開闢地轉而天迴曆象運行寒來而暑往二分
同道烏靈正其夕昏兩至相逢圭表測其進退此軒
轅之時夏商之代刻漏所由作也論晝夜則晝長六
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而晝夜
平晝亦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論春夏秋冬則夏至晝
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
刻而春秋分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者此古來不
易之法然矣古之精于刻漏者李蘭則以銅爲渴烏
以器貯水吐水于銀龍口內秤其輕重以辨更漏之

升沉張衡則以左手握箭右手指刻注水于金仙壺
中時其出入以別天時之早晚若次舍盈縮惑于丘
明之言晦朔後先失于公羊之說衛宏載傳呼之節
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未盡亦有官漏爲
魏丕之所造王舒之所獻者飛流舛吐納之規金筒
乖方圓之制以至六日無辨五夜不分其何以校運
筭之合離別分天之邪正課六律之疎密察四氣之
盈虛哉夫其具體也簡而效績也鉅其假物也麤而
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
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貞觀者借其明徵聽者假其

察是資僊叟亦藉壺郎而又有如趙翊尺秤歷七年
而方決范威漏法迄十載而不成則其事亦非易易
者也攷之歷朝刻漏有置于永安宮裏有置于太極
殿前有在干洛陽城邊有在干鐘鼓樓下有刻漏史
有刻漏經有刻漏圖有刻漏座凡此莫非持宵定夕
倣古創今而又有製蓮花漏法者其制琢石爲四分
之壺刻木爲四分之箭銅鳥引水而下注金蓮浮箭
而上登可以測十二辰可以定二十四氣而蘇學士
之銘之也謂爲如餅受水不過其量如水浮箭不失
其平則其制度足稱精巧後有作者蔑以加矣

几

几者廢也所以廢物也故成周凡朝饗之時以迄吉凶之事自天子設玉几諸侯用雕几而外有漆几素几變几仍几之陳蓋皆春官司之而漢世天子玉几冬則加以綈錦諸侯木几冬則橐以細罽亦其制然矣故舉之以事父母舅姑授之以養衰病耆老旣拂之而獻亦操之而從金几貯五岳之經寶几覆雲紈之素葛翁所憑之白桐几仙登之日化虎而見兩頭金臺所有之黃金几水出之時雕文而盛百味南郭子隱几而仰天嗒馬似喪其耦沈麟士憑几而高坐

何氏卷之三五
鏗然爰鼓其琴卓茂之故令而得封爲侯也光武以
旌密縣之賢則賜几而詔劉毅之生時而不得爵爲
公也晉帝以嗟名臣之失則撫几而驚以几賜楊彪
彰其有耆舊之德以几賜毛玠嘉其有古人之風靈
產覽止足之分則遺之几以示其優崇魏舒當遜位
之年則詔之几而罷其朝請如劉曄爲吳王不朝而
詐稱疾則賜几于使者而令之自慚如王冲爲少傅
從幸而妄自尊則賜几于筵間而非以示寵何進之
辟鄭玄設重几以待之而玄竟逃去陳蕃之延徐穉
坐漆几以候之而穉亦謝歸朱博之出遷瑯琊郡掾
吏有移病而臥者博輒奮髯推几而怒之也不欲以
成齊俗之偷孫憑翊之往詣任元褒門吏有箕踞而
視者孫輒發怒推几而去之也不欲以縱吏人之惰
至若魯人仍孔氏之姓而號爲仲尼几乃襲其衣裳
而于時輒以孔子自呼也其人可謂太癡右軍詣門
生之家而見有棊木几因書成真草而乃父竟以錐
刀刮去也其人可謂太俗矣

杖

杖者可以履傾可以扶老劉中壘所銘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者也老聃處石室之中嘗捉青筇杖與黃髮老人共談天地始終之數尼父居杏壇之上嘗操六尺杖與遠方弟子次問親踈貴賤之倫文帝之過魯邦也有得仙術少千者拄一金杖而出迎孝武之登少室也有服日精女子者將九節杖而仰指蓬萊仙翁有拄赤節杖而視龍者乃見夢于楊羲天祿老叟有持青藜杖而吹火者乃授書于劉向夸父與日馳走者千萬里而棄杖化爲鄧林

佛家開盲復明者五百人而刺杖生成榛樹古時金銀嵌杖者周身有色兼携五岳之圖隱士朱漆拄杖者遇夜有光可垂十步之照官亭廟之鐵杖浮之湖內其疾一水如飛大佛寺之錫杖盛之筒中其重千人莫舉或枝端刻鳥或角首圖麟或鏤作塔形或變爲龍狀邛竹市於身毒青竹投于葛陂玉箱獻于西王雙鵠御于南野跨介象之騎掛阮宣之錢救糜竺之灾扶邢巒之疾皆其事之娓娓可談者也乃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靈壽以賜孔光白玉以賜袁逢御府朝直以賜甄琛銀角延年以賜楊彪御杖以賜全琮藜杖以賜山濤又有老人年七十者以玉杖授之八十九十者以玉杖加賜之而杖端以鳩爲飾則以鳩爲不噎之鳥而欲老人不噎也嗚呼優老尊賢者舍此其奚法矣

屏風

屏有內屏有外屏所謂舍則潛避用則設張處必廉方立必端直者也上古之制未有屏風自漢世天子設斧扆于戶牖之間而屏風之名始此雖以繡文示體而亦以綈素示真嗣後設龜甲于神臺置火齊于溫室列雲母雕鏤之目加琉璃金鈿之名蓋皆映以流黃施以文錦重葩累繡沓璧連璋趙后從女弟而受遺董偃入延清而高臥御昭陽以圖画並蜘蛛絲縷之形惡白字而改更畫朱紫玄黃之色綠沉塗漆多者至二十三床銀鈕銅鑲侈者至一十四牒固未

若賜古人之服圖列女之名鈔經史之要言集古今之家誠搜羅成敗五十種編次典墳十四篇錄警句之數聯採忠謨之十漸或書周官易卦或書洪範旅葵繪廉藺之交情標華夷之輿地疏刺史之姓氏表中興之君臣誠明良喜起之風而上下箴規之誼也雖非寫星區而圖鳥翅觀觸石而見雲飛而畧去華靡獨存儉素不令芙蓉慚其壯麗而翡翠愧其含光也哉此粘之而臥觀應知有益于政壞之而補衲豈曰無救于奢設竹篷而識處默之清貧排柵溜而占宜都之朗度若謂元和初有士子者見画美女于古

屏中而可以叱之使上徑山寺有法師者坐僧惠崇于石屏後而可以呪之使裂又謂楊妃以水晶屏刻美女以遺國忠一日獨臥屏下而諸女悉下通姓名曰某當壚人也某步蓮人也某桃源人也國忠不覺驚叱而諸女復歸屏間則皆近于怪且迂矣

林

人所坐臥曰林林者裝也所以自裝載爲安身之几
坐也天床在紫宮星中金床在神女室內玉床在華
山之上石床在仙室之間皆非人世所有而若珊瑚
若七寶若白玉若象牙若沉香若玳瑁若素栢若轉
關鏤以金銀之花画以文綵之錦鏤以朱砂之象屑
以沉水之香其制亦是不凡耳如萊子爲以支木老
人支以龜楮賈生坐之并傍向詡坐之竈北元龍高
臥于其上浩然潛匿于其下王微端坐于其中羲之
坦腹于其東漢祖踞之而見酈生楊公撫之而奇李

靖常侍登之而得飛白供奉召之而置金鑾踞我床
者當宣聖墓時已知其有一男子坐石床者當駱都
少日偶見其有一仙人村老之竹床壞于費孝先而
信其爲前定之數九城之土床寢于公孫鳳而識其
爲幽棲之貞管寧之藜床欲穿而好學不倦魏收之
板床減銳而讀書不休王恬據床晒頭而對客自如
爽然神氣裴遐推床下墮而拂衣還坐無少愠容陶
淡絕穀于少年故設小床而嘗獨坐虞愿養廉于作
吏故有眠床而多積塵杜甫之造嚴武也醉登其床
而大呼此兒武亦不以爲忤彭萊之見龐統也偃臥
其床而絕不與語統則反以爲高若簡文帝爲撫軍
時有坐床者生埃而不拂輒視鼠跡以爲大佳可稱
曠達竟陵王爲會稽郡有舊床者罷任而致歸後起
齋居以充古玩可謂賢豪矣

榻

榻者言其榻然近地其體長狹而卑者也豫章守獨
懸徐孺子之榻于別坐則榻以孺子而名晉安王特
施孔長史之榻于中齋則榻以長史而重魯肅爲周
瑜所薦當吳侯命飲時嘗合坐一榻而寵榮無比簡
雍爲先主所知自諸葛丞相下嘗獨擅一榻而傲睨
異常薛淳在漢中但坐板榻而無他須乃知其居官
之清白高弘在河內亦坐板榻而無長物始信其作
吏之廉平唐宗之于常太常爲之獨置一榻而聽讀
月令也可謂有禮于文臣宋帝之于釋惠林引之常

升獨榻而與謀政事也可謂有慙于台坐元載爲相
嘗置一榻以邀中官李峴叱之而使去杜預鎮南嘗
設連榻以坐賓客稚舒訝之而輒還元順爲吏部尚
書見省中故榻而流涕誠人子之孝思薛聰爲齊州
刺史留郡中坐榻以寄懷實吏民之遺愛修羊公當
臥處石榻盡陷信是仙人之蹤管幼安當膝處坐榻
皆穿亦稱高士之致他若當陽侯之貴顯士子自非
三署不得上方榻也竟以此見少于時又若臨汝侯
之僭踰客筵遂有香燈而不置連榻也竟以此見罪
于上矣

枕

枕者臥時所以薦首亦所以安身者也道士神枕其
竅與天地通行之可以轉少淮南王枕其書有神仙
術用之可以作金五色枕出於大秦日照之而多耀
六安枕施於滕放雷震之而不驚枕有爲白鹽所成
者高昌以之作貢枕有爲太室所藏者封史以之鍊
形大軫之重明枕白如水晶望裏皆樓臺之狀龜茲
之游仙枕溫如良玉夢時盡洲島之形帝辛枕臆下
有篆書是殷時之遺寶照夜枕廡中有竒采乃虢國
之上珍寧州之所獻琥珀枕宋帝碎之以立療金瘡

可謂神物呂翁之所授邯鄲枕盧生得之而坐致貴
顯可謂異人龍頭枕者太子取而用之以納妃虎頭
枕者將軍斬而爲之以示猛與諸王同寢處而爲長
枕者乃帝王友愛之高風侍老親于寢興而必扇枕
者乃人子溫清之至孝聞之枕以靜魄亦以寧眠而
又有爲員枕如錢武肅者則在軍旅之際而欲其惕
惕于終宵爲警枕如司馬公者則在誦讀之時而欲
其兢兢于長夜他若擲枕而百舉百中變枕而爲魅
爲魘寢之而枕自作聲呼之而枕來就飲斯亦竒且
怪矣

席

古之爲席者以薜荔以蒹葭以莽煌以藻葉可臥而
亦可坐可卷而亦可舒者也故列蘭蒲于黃帝敷碧
蒲于西王設象牙于淮南用白管于箕尾老萊薦以
蓍芟延成籍以魚鬚燕昭設以麟文瀛洲覆以純素
夢時鋪金席于地上旋看誕育而生光渡處布冰席
于船頭不覺呼風而速過縣令有發褥而得弊席者
衛君遺之而駭其洞燭如神明舍人有合堂而避席
者老子命之而成其盛德如不足宣尼之坐三經席
也而厄于陳蔡之聞太傅之絕三公席也而居于禁

節之內戴憑解經之日奪五十席而不窮殷亮講學
之年重八九席而未已申屠子產同席而學各得其
爲名人管寧華歆割席而分不失其爲志士或共席
而食或侍席而居或膝席而前或讓席而後或側席
而坐或障席而行或棄席而哀或奉席而臥貴者重
席不御坐席不完貧者掛席爲門織席爲業鬼壻者
設席而延選孝親者溫席而煖寒切諫者望席而伏
蒲程才者賦席而入座性耿介者懸席而隔車帷之
內樂幽棲者携席而隨杞柳之陰淡于利祿者賓客
且無鋪席而談論不休嚴于閨門者子弟未嘗賜席
而顏色不假此其人可得而尚論其事可得而表章
矣不然如衛靈之坐熊席而不知恤民石虎之編綵
席而不能畜用廣州之作鬼白席而竟以貪敗女弟
之上迴風席而卒以色荒嗚呼其爲人賢不肖何如
也

帳

帳者張也所以張施于牀上也是故小帳天懸而北
斗覆玄帳風動而明月輝帷帳御座而星宿搖黼帳
高張而芬芳列鮫綃帳以涼暑芙蓉帳以煖春紺幄
帳以祭天珠玉帳以迎佛有甲乙帳者錯聚珍寶之
物有流蘇帳者渾盤繪綉之球玳瑁帳嘗設之望仙
臺琉璃帳嘗設之延清室帳有在便殿中者爲五王
所處帳有在迷樓上者爲四寶所裝隋煬之巡行而
垂大帳于行殿軍士侍衛者數千人馬融之教授而
施絳帳于高堂生徒執經者數百輩三部帳大駕所

何以類錄 卷之三十五
以行幸皆画辟邪猛獸之形七寶帳嬖臣所以奉親
畫圖鸞鳳魚龍之象温叅軍臥于桓司馬帳內可稱
入幕之賓顧司空臥于王丞相帳中亦是難眠之處
白綃帳者蜀主以之坐甘后金絲帳者元載以之處
薛姬裏複帳在石季龍之床絳衣帳在石季倫之廁
鏤子帳在楊國忠之室連珠帳在同昌主之家若真
臘國之帳號爲金霞吐谷渾之帳雜以百子斯條之
帳以白珠結就大秦之帳以黃金織成以此處國處
身亦皆太奢太侈必如唐高祖不受竹帳于吳王魏
武帝第給皂帳于公主錢鏐不用青縑帳以防後代

錦繡漢帝多圍複道帳以禦老人風寒而伯喈之隱
帳第藏異書東坡之詩帳祇覓佳句李嶠在則天之
世不以御賜綉羅帳易其青繩范仲淹當執政之時
惟以讀書黑色帳留示孫子此足以爲世法矣

鏡

夫鏡鍊真于巧冶瑩質于良工似日之凌空如珠之
出匣花朝艷采月夜流晶每對境以傳紅常當扉而
寫翠神曰紫珍號曰容成玄錫黃金盡在陶鎔之內
綺窓繡幌俱含光影之中無執無藏有引有致人所
用以明好醜別妍媸者也攷之黃帝嘗鑄十五鏡又
鑄十二大鏡蓋軒轅之鏡自古記之矣故有滋液百
寶之神靈則璣鏡自出有照徹五臟之光彩則石鏡
斯名鏤金照鬼物而伎窮火齊聞人言而響應身毒
爲天神所福祐菱花爲宮掖所寶藏以五尺之方鏡

置于天子殿前則形體便見以九寸之明鏡懸于道
士背上則魑魅莫逃失玉鏡于桀時如狼如虎得金
鏡于秦禁照膽照心一身之鬚眉拭之而澄清于百
鍊千里之凶吉存之而洞徹于四規屢被仙人之磨
曾經玉女之照夷則鑄之師曠其文皆蝌蚪之書水
心獻之揚州其背作盤龍之勢山雞驚而起舞海鳥
駭而孤鳴迎曦則壁落菱生臨水則池塘藻映受芙
容于老姥爲李公明年及第之祥得盤蛇于異人爲
孝叔累仕加官之兆倘遇青衣童子百年之神物當
還如逢負局先生一市之沉痾可起持寶鑑于胡僧
之手照來緋服蟬冠獲舊鑄于蘇綽之家望去碧光
絳氣此忽染塵垢者所以常被磨礪而頻看本來者
所以獨存向目也若應休璉覽鏡光以自照而鬚毛
之半白常起欷歔亦可謂不達王希默荆鏡社以自
娛而親友之數人時同賞鑒不可謂不豪矣

鑪

攷之香鑪御物有純金者一太子有純銀者四西園
貴人有銅者三十而太子之服用有銅博山者一納
妃有銀博山者三則香鑪亦屬御用貴用之物非但
士民家婚迎車前用之祭祠坐側用之如徐爰盧諶
所云爾也漢尚書卽給女使執香鑪燒燠從入臺中
唐宣政殿設黼辰有燠鑪香案班次庭下而漢又于
桂宮設寶案唐又于明堂用金鑪蓋其重矣故有銀
塗金縷有鵲尾江心有七寶九層有辟邪鳧藻有鐵
鑪風鑪燠鑪地鑪之目有寒鑪燠鑪土鑪洪鑪之名

或執之車前或燠之硯下或置之臥處或懸之帳邊
或四角而垂或四週而轉或有機而動或有柄而持
或鏤以怪獸奇禽之形或鑄以盤龍駕鶴之狀朱火
然其內青烟颺其間焚松柏之膏蕪麝蘭之氣既燠
帶而岩隱亦霓裳而仙升寒夜含春清宵吐霧時濃
更薄乍聚還分侍臣用之以燠衣吳生象之以成卦
孫卿賦之而入坐陶母夢之而有娠豈必倣衡嶽而
寫高山象鄧林而方夏鼎哉昔劉季和愛香嘗直宮
從上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尚以爲俗人而東海
且有逐臭之夫則吾不知其解耳

扇

蓋自帝舜廣開視聽作五明扇以來漢時公卿大夫
多用之若晉魏之世則獨用之乘輿矣天子設繒扇
于冬設羽扇于夏而嗣後晉代有漆要扇青竹扇黃
竹扇以供太子季龍有象牙扇莫難扇桃枝扇以挾
鑿輿唐則更改雉尾爲孔雀之名分左分右宋則裁
成團方及朱團之製列四列三此豈有雉雊之祥丹
鵲之翅而爲此哉故如九華如七寶如百綺如七輪
如明月如合歡如龍皮如蟬雀或截飛禽之翼或折
翠竹之枝或文紫山之金或飾赤野之玉光凝縞素

香發海檀潔比霜華輕逾雪色蔽日雖無全影搖風
動有餘清裁縫篋笥之人機杼靡蕪之妾迴持掩曲
之態轉作送涼之聲雖復草木焦枯金砂消爍汗珠
流以外溢氣鬱結以內沈而肅肅高飈直令象簞非
貴蕭蕭散綵便覺夏室生寒不啻坐水殿而對玉壺
拂龍鬚而弄蠶錦矣彼其紀羊孚之雪書柳惲之雲
賦范曄之詩題湘東之字披虎頭之畫閱文奐之圖
泣張敷之緘涼黃香之枕渭濱營寨之白羽非武侯
不能指揮三軍縣令歸裝之蒲葵非安石不能價增
十倍冶亭之贈別惟袁宏可以奉揚仁風老姥之乞
書惟右軍可以各爲五字以至少千迎漢帝垂訪而
執扇以應門吳猛當大江急流而持扇以畫水此其
有道術者也他若王敦之障面梁冀之擁身元規之
汚塵太真之撫掌卑卑又何論焉

簾

簾廉也以自鄣蔽爲廉恥也或謂之箔謂之麴或謂之箔謂之蓬孫卿所云局室蘆藁褥可以養形者也漢陵寢之簾皆以竹蒿爲之晉東宮之簾皆以青布緣之雖在帝王之家猶存儉朴之意而夷考武帝時則輒以珠爲簾矣押之以玳瑁箴之以象牙編之以翠羽鱗毫垂之以珠璣金玉或在神屋或在招靈或在明光之宮或在昭陽之殿而石季龍則張白珠簾於別殿九公主則受夜明簾於燕公如此奢靡原非盛美而至乃民庶家如戴明寶者雖歷朝席寵累世

何氏類金卷之三
三
其

多金而大兒亦爲五色珠簾父不能禁殊是可怪耳
水晶之簾風動蝦鬚之簾香浮燕入之簾雙飛鳥窺
之簾對語參差竹影舒卷花櫳文斜桂戶之中彩散
銀鈎之上所謂掩曖映容質瞳矐引光輝者耶莊生
以縞簫爲業周勃以曲薄資身善卜如嚴君平嘗閉
簾而課老子幽棲如沈麟士每織簾而號先生李尚
書之儉德夙成親知有見其敝簾者以粗竹織成而
終不敢易去顧令尹之清聲素著士民有見其垂簾
者惟委心聽理而皆無敢喧譁王鏐動有法程軍中
曾無棄物至故簾亦令收之而他日付船坊爲蒸茗
夏侯性喜音樂伎妾皆無盛粧每隔簾對客奏之而
時人謂簾箔爲妓衣此其事之種種足述者而至人
有發簾于墳墓之中則其太侈靡之報盜有割簾于
寢戶之內則其無行義之尤者矣

燈

攷之有足曰錠無足曰燈而燈自穆天子始皇帝以
 來有龍膏鳳腦有豹髓蚌脂有鴈足駝頭有葛籠荷
 蓋有金塗銅倚有恒滿常生有七采百花有九龍五
 鳳有金羊青玉有芳苡綵山或設于階間或張于宮
 內或陳于閣上或獻于殿前太乙神祠每徹晝而徹
 夜洛陽元夕嘗影萬而影千上林苑之制度精奇宣
 德樓之畫圖焜耀蓋總之碧為雲氣玉為仙靈雕囊
 為盛麟鬚為拂吐光芒于鳴鶴動鱗甲于長鯨卷衣
 秦后之床送枕荆臺之館掩芙蓉之行帳舒雲母之

何氏類金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屏風雜繡柱之鳴箏照錦堂之文席此古來燈事之
盛盛于官家者也而卿大夫士庶之家時當綺筵暮
景粉壁藏明非銀非珠無藻無縵乃有百花間吐四
照同妍競紅蕊之晨舒茂丹螢之昏鶩風起而火星
亂落蛾飄而朱燄紛飛水宇輝騰風軒影動羅幃艷
發翠帳霞生亦足以耀庭除而娛燕笑矣他如史傳
所云少翁設燈于幃幄以致李夫人之魂武帝然燈
于內宮以待西王母之降嵇中散彈琴燈夜而耻與
魑魅爭光郅伯夷設燈郵亭而遂爲老狸趣照此又
神仙鬼怪之事在幻冥有無間未足深信也

燭

人有鑽火官有司烜故燭者祭祀則供燕飲則設童
子之隅坐執燭者所以敬尊長女子之夜行舉燭者
所以別嫌疑周有庭燎而見諸侯君一國之尊嚴漢
有火城而見宰相去百寮之殊絕楚王之賜宴群臣
有滅燭而絕纓者美人以爲言而王勿之問也以此
得戰士之死力魏公之作書侍兵有執燭而觸鬚者
主吏以爲譴而公勿之易也以此得軍人之感恩令
狐絢承寵于被宣之時而金蓮之燭自御前撤來送
歸其庭院也遂相傳爲學士美談蘇易簡臨幸于旣

寢之後而宮嬪之燭自窓內引入照整其衣冠也遂
相襲爲玉堂盛事讀匈奴傳而顧問執燭之胡奴始
悟棠梨之義以爲天子貽燕相書而誤書舉燭之二
字始知高明之意而舉賢人勤學如匡衡而不引燭
照于鄰家何以佐讀善績如齊女而不借燭光于鄰
婦何以濟貧主人召客者滅燭而送之下堂則解襟
而一石可飲才子賦詩者刻燭而命之如約則援筆
而四韻輒成有居官而不然官燭寧坐次與客處閤
者其儉何如有在官而多然官燭至廁中積淚成堆
者其奢孰甚矣

舟

舟之始作也或云番禺伯益或云巧倮化狐于是有
舸有艇有舫有舶有餘皇之別名于是有造有維有
方有特有乘泝之限制或以玉山之文桂或以崑崙
之沙棠或爲凌龍逐龍或爲游月觸月或爲青翰青
雀或爲飛鳥飛雲或爲雲母靈芝或爲鸚鵡鸚鵡或
爲蒼隼綠鷁或爲鳴鶴慈鷺或爲挾電撞雷或爲含
烟轉羽容千人于一艇其高恍似樓臺載萬斛于一
艘其廣多營宮室在長江之內則列千里之舳艫在
昆池之中則張五方之旗幟陳平之渡河也以美文

何氏委金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夫刺船而欲殺則解衣佐之而脫其危伍員之過河也有一丈人刺船而將漁則泊岸渡之而免其難河津操楫之女趙簡不聞其河激之歌夫人不可得而聘濯船黃頭之郎漢文不憶其上天之夢大夫不可得而官薛光祿汚血于車輪之上則乘輿舍船而就安徐司隸凌波于風浪之前則天子泅船而得渡公卿袂襖夏仲御鼓楫而從刺史行春何易于腰笏而引太白金陵之泛坐中旁若無人袁宏牛渚之游頭上惟看有月郭泰與李膺而同載則舟以神仙名劉恢覓張憑而大呼則船以孝廉重虞翻而避糜芳之

船也不以將軍之尊而輒就庾翼而造郭翻之船也雖以野人之賤而辱臨讀顧長康之牋而知布帆無恙想甘興霸之侈而知錦纜長牽吳太守非載石而歸孰知其爲廉吏跋男子非遇風而濟誰識其爲貴人此皆盛事之可傳而前聞之足述者也

越舸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千鈞鎚皆以有船而載善呼舟者呼之而如響是以在河北而即能致船善操舟者操之而若神是以在淵中而數能忘水有爲船以一節之竹可以行于衛丘有爲船以五石之瓠可以操于江海若廩君有神術能役使鬼物則以上

爲船而可浮行鄧訓有將材能號令軍人則以革爲船而可掩擊宮亭湖之分風兩處而禱之帆底則利涉而無虞海神廟之送書一函而置之船頭則推挽而不脫有以金爲船者即令王者德盛何以下乘而游于池中有以銅爲船者即使越王流傳何以退潮而出水際五方山之上禹時之破編何以至今尚存石壺臺之中堯世之赤船何以終古長在聞之神人有乘漆舟者羽人有乘蠡舟者太乙尊人有乘蓮葉舟者噫斯已竒矣

魏將不利于吳則船尾多收岸上之箭吳將見伐于晉則童謠但畏水中之龍有桓將軍之調度時當玄謨敗退虜且用間斷其還路矣輒中流而斬其鐵鎖三百舸而惟失一舸有周都督之智謀時與曹兵相持操已橫江據其上游矣輒火攻而破其連環三萬人而遂敗十萬

武王伐紂呂尚爲將以四十七艘濟河而桓護以先鋒船三百舸攻滑臺盧循以芙蓉艦一千艘寇京邑宋武則以三千四十五艘渡六合隋煬則以四千六百餘艇次洛河而魏武帝至以浮舟萬艇入淮秦始皇至以太白船萬艘攻楚蓋韞武窮兵至秦皇魏武

聲側觀則覩景陽之運誠所謂千軍雷駭萬乘雲鋪者太后皇后則金根畫轅而塗以五采之色皇子皇孫則銅輦綠蓋而飾以降龍之形或饗廟而行或郊天而出或親耕而御或校獵而臨總之佩以制容鑿以制塗行不改玉駕不改步蓋步輿路輦惟官家可得而乘大輅重牙非臣子可得而問者也故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而大夫墨車士子棧車庶人役車各有等威自爲品式即房闈貴豪之世族豈無朱軒朱輪而巡行大小之使臣亦有赤帷赤轂油屏泥軾以章有德之人安車蒲輪以尊有道之士而若京房之奏事請許乘傳而來郭賀之行春勅輟檐帷而出田丞相見知于上則得乘之以入宮安平王幸寵于朝亦得御之而升殿誠如景帝下中元之詔則賈人不得乘馬車又如成帝徵龔勝之語則大夫不可乘私車嗚呼吾以此有感矣

